

英雄从未走远 精神薪火相传

■侯世民

我的老家在西华县陵头岗村，是三岗革命根据地所在地。三岗是指现在西华县艾岗乡的都城岗、陵头岗、苗里岗三个村庄。

据有关资料记载，1936年10月，中共中央北方局批准在三岗建立中共豫东特委和西华县委，沈东平任中共豫东特委书记。此后，特委以此为抗日革命根据地，创办普理学校，培训革命青年4000余人，发展党员400余人，建立了拥有6000多人的“西华人民抗日自卫军”，建立了红色政权，组织了具有强大政治攻势的农协会等。

小时候上课时，老师经常给我们讲一些革命烈士的英雄事迹，如普理学校教员沈东平、王其梅等的故事和三岗的胡晓初、侯香山的故事。革命故事我听了很多遍，每次都有新的收获，产生新的触动，有的同学听后还会提出一些意想不到的问题，让

老师解答。

听得多了，我对胡晓初、侯香山等烈士的事迹已经耳熟能详了，甚至能给低年级的同学讲述了。但我对沈东平、王其梅等外地的革命先烈了解得不多，只知道他们能够克服困难，愿意离开家乡闹革命，愿意为了理想信念、为了祖国和人民而献出宝贵的生命。

1978年，我上了初中，学校就在我们村后面。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上级部门拨款筹建的革命根据地普理学校，“文革”期间被改名为三岗联中。校园坐北朝南，正门口就是胡晓初烈士墓。烈士墓用青砖全砌，周围翠柏环绕。烈士墓后面是学校广场。校园中央是革命烈士纪念碑。学校有两排9间教室，附近几个村庄的学生都在这里读初中。我在这里就读了三年。

1980年，三岗联中改名为普理学校，戴上校徽的那一刻，我想到了沈东平等先烈们

创办普理学校的不世之功，想到今天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想到学习生活的时光珍贵。受普理学校精神的激励，我更加刻苦地学习，在1982年夏天考上了县高中。

参加工作后，我专门去过竹沟，也瞻仰过彭雪枫纪念馆，还有中州抗战纪念馆，我找到了熟悉的沈东平、胡晓初、侯香山等烈士的名字，还有那个熟悉的地名——三岗。当得知沈东平烈士的故乡在舞阳县时，我立即萌生了专门拜谒沈东平烈士墓园的想法。今年暮春，我和同事前往舞阳县林庄村，聆听烈士的亲人讲述革命先烈的故事，拜谒烈士墓园，心中感慨万千。

为了表述这份追思，我还在单位讲了一次题为《学党史 感党恩 跟党走——沈东平同志二三事》的党课，通过讲述和学习，我感到英雄从未走远，精神薪火相传，更感到学习党史的必要和肩上责任之重大。

少年时代的记忆

■刘 杰

少年时代的记忆是一生都不会忘记的，每个人大抵如此。

我生长在一个小山村，第一次看电影是上小学一年级时。那时，县电影公司到各大队巡回演出，山外村子先派人来通知我们大队，再由大队派人出山迎接放映员。乡村四月，大人们忙着锄地里的杂草，任务就派给了学校。我们学校就30多个学生，老师派三、四、五年级的男生去接人和设备。我和一个同学也趁机跟着去了——我们太想看看电影是啥样子。学校距离外村大约十来里山路，去的时候全是下坡路，十几个大大小小的娃娃拉着一辆架子车，欣喜若狂地奔向山外。我们在奔向山外的途中，兴奋地把演电影的消息传递给每一个遇到的人，并且大声吆喝着“演电影喽……”。

放电影的人姓孙，我们急切地问他放映机在哪里？他指了指脚边的一个铁疙瘩和两只绿色的大箱子，指挥我们把那些东西装上车，并不多说话。山路上布满了大大小小的石头，拉车的同学在大家的吆喝声中巧妙地左转弯拐，避开石头，生怕把放映机颠坏了。经过两个多小时的努力，我们终于把放映机拉进了学校，并小心翼翼地从架子上卸下来。我们几个的棉袄前襟全解开了，头上像刚揭开的蒸笼，后背上都被汗水浸湿了，但仍满脸得意地对早早来围观的众人炫耀说：电影是我们接来的！

那次放映了《南征北战》和《渡江侦察记》两部电影。村子里200多口人全来看电

影了，学校院子黑压压的都是人。那年我7岁，除了惊喜，我心里还有一个疑问：那么多人、那么多枪炮汽车，是怎么被装进胶片里的呢？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看电影的机会越来越多。山外有家国有企业，经常放映电影，只要听到有放电影的消息，我们就不会放过，虽然往返要二十多里山路。有一次去林场看《智取华山》，因为机械故障，我一连跑了三个晚上才看完完整。我们最爱看的是战争片，因为里面的英雄是我们崇拜的对象。我最爱看的是《闪闪的红星》和《小兵张嘎》，潘冬子和张嘎子就是我少年时代的偶像。年龄再大些时，《平原游击队》里的李向阳、《智取威虎山》里的杨子荣、《红灯记》里的李玉和等都是我崇拜的英雄。因为这些红色电影的熏陶，我从小就崇拜英雄，并在心里暗暗萌生了长大要当个英雄的愿望。

好多事随着时间的流逝都逐渐淡忘了，唯有少年时代看过的红色电影至今仍记忆犹新。多年来，时间的流逝并没有冲淡根植于心的记忆，《地道战》《地雷战》《铁道游击队》《奇袭》《上甘岭》《英雄儿女》《战后复工队》《东方红》《红色娘子军》《永不消逝的电波》……我不但记得这些红色影片的名字，而且连它们的故事内容也耳熟能详。

长大之后，我成了一名平凡的乡村教师，从事着平凡的工作，虽没有成为理想中的英雄，但那根植于心的红色记忆，时刻激励着我兢兢业业地在岗位上奋斗着。



舞阳农民画 彩云之间

王小亭 作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文艺作品征集活动结束

本报讯（记者 左素莉）近日，漯河市文联举办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优秀文艺作品征集活动结束。经过资格初审、联合评审等程序，共评选出优秀作品65件，其中文学作品24件、书法作品8件、美术作品12件、音乐作品10件、影视作品4件、舞台展演类作品7件。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生动、鲜活地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唱响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改革开放好、伟大祖国好、各族人民好的时代主旋律，凝聚起“奋进‘十四五’ 建功新时代”的强大力量，大力营造“共庆百年华诞 奋力开创新局”的浓厚氛围，推动新时代文艺事业繁荣发展，市文联提前部署，于2020年12月就启动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优秀文艺作品征集活动，并于2021年4月下旬在《漯河日报·水韵沙澧》版面开设《讴歌党的丰功伟绩 推动文艺繁荣发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优秀文艺作品选登》专栏，择优刊登征集到的部分优秀作品。

自活动开展以来，各县区文联、各文艺

家协会和全市广大文艺爱好者积极响应，认真参与，创作了大批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生动形象、富有思想内涵和艺术感染力的文艺作品，为我市文艺繁荣再续辉煌，为建设百年献礼。

附：漯河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文艺作品获奖作者名单

文学类：南豫见、孟焕军、王 剑、王秋霞、马文、曹敏、李锐、李玲、马永红、包广杰、柴全伟、邢得安、陈洪涛、王秀芝、盛干宇、高玉芳、雨涵、池玉枝、刘瑞阁、吴小妮、李景超、曹春玲、李东梅、尹文阁、朱丽爽

书法类：寇松涛、孙国强、陈可乐、赵爱琴、董培欣、张金业、杨红杰

美术类：赵振选、孟少雄、袁亚丽、王永利、陈叶新、杨兰芳、胡军红、郭慈、李玉沂、董新会、陈静

音乐类：师玉恒、程琳、李金山、刘世普、杨璞玉、宁琦、邢红军

影视类：陈解民、蔡晓鹏、党二宇

舞台展演类：李冬梅、白金山、张盼盼、乔聚坤、黄贝贝



心灵漫笔

■范婷婷

又是一年开学季，我想起那些青春岁月。

那一年，我6岁，上小学一年级。记得开学前，我拿着小书包，雀跃着问爸爸妈妈学校在哪里？妈妈笑着说开学报到时就会带我去。记得学校离家很近，不到5分钟的路程。开学前夕，爸爸妈妈带我去学校报到，并在学校隔壁的商店买了文具盒、铅笔、橡皮等。

作为学生，我最期待的是放假，那时放假在家写完作业，就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可以自由自在地阅读各种名著，沉浸在书的世界

又是一年开学季

里。

那一年，我12岁，小学毕业，考上了我们这里的重点中学。妈妈告诉我，学校离家不是很远，步行20分钟就到，上了中学就更要好好学习。记忆中，中学的暑假、寒假都很忙碌。

那一年，15岁的我中学毕业。因为特殊原因，我没有上高中，而是选择上了中专。记得那一年的暑假，高中的教导主任几次给我父母做思想工作，让我去上高中，但最终我还是上了中专。那一年开学时，我的心情很低落，很难受。

中专的生活不同于初中，要开始学很多专业的知识。记得中专第一年暑假，我给自己报了英语班，整个暑假都在上课，开学后还有些许课程没有上完，就办理了转课。在第三学期结束时，我们就没有暑假了，因为大家都要去实习。在实习了整整一年后，我们毕业了，大部分人被分配到了曾经实习过的医院，少部分人回到了自己家乡的医院。

又是一年开学季。我已不再年少，回想那逝去的青春，希望如今的孩子们能够以梦为马，不负韶华。

岁月凝香

沐秋而行

■特约撰稿人 安小悠

走在秋天的街头，道旁的树撒了一层米黄的碎花，黄花像微微版的星星，随风簌簌飘落眼前，让人想停下来，变成这画面中的一帧。柿子树上的果实像青色的铜铃。电线从梧桐树叶间穿过，上面停着几只黑色的燕子，似乎在商量着何时动身向南。知了间或从这棵树的枝头飞往另一棵树的枝头，振翅声擦着空气鸣响。

云天收了夏色，城市的天空飞过雁群。在路口等红绿灯的时候，我喜欢抬头看天上的白云。不像盛夏的云朵那么炫目，秋天的云很温和，空灵而缥缈。

大朵的白云，浓厚处像成堆的雪，像成团的棉花，像从天山之下赶来的羊群，像大海卷起的千重浪。轻薄处又似一层轻纱，似九天帷幔的伸展，风把轻纱剪成丝带，在天际悠悠飘逸。一个人要是心里起了雾，看什么都是灰暗的。但秋云由眼入心，心底全部的灰暗便被驱赶殆尽，人心又复赤子般透明单纯。

若是心底有发霉的陈年心事，就适合在秋天拉出来，在蓝天白云下晾晒。

夕阳晚照时，白云被涂上一层温柔的橘粉，天空也变得七彩起来。这是夜色升起之前最后的绚烂。院里的海棠花收敛笑容，只留一

两朵在夕阳里安静地低垂。木槿花合起花瓣，小紫鸟一般安睡在枝头。疏寥的葡萄藤上还剩几颗晶莹的紫葡萄。桂花还没有开放。所有的多肉植物在夏天都疯了一样地长，现在忽然停下涂胭脂，要在秋天美上一阵子。

我站在堤岸上远望，秋水变得黏稠，打着旋儿向东流去。人若于此刻远游，在分别的渡口，水这样舒缓，想必也不会有太多的离愁。两岸的狗尾草晃着尾巴，顽皮地在秋风里招摇。蒲公英的降落伞已经撑开，苍耳披上带刺的铠甲，玉米的阵仗也已经列好，高粱摇起红色的旌旗，等待最后的检阅。豌豆饱满的豆荚里藏着烟火，只等“噼”的一声，炸响秋天的礼花。

当最后一丝光亮在地平线上消失，晚风开始吹拂，徐徐地，吹面不寒。渐渐地，空气湿润起来，草间的蟋蟀低吟浅唱，比针尖还细的小晶体开始覆在人的汗毛上，风一吹，便感到一阵凉意。

月亮在九天的夜海浮现出半张脸，皎洁的月光洒落大地。我披着一身月光，沿着河流慢慢行走，心里有种说不出的畅快，也有一种说不出的忧愁。雾气渐渐上来了，清晨草尖上的露珠，不知凝结了昨夜谁的梦？

诗意黄昏

■王 岚

傍晚，我走出房间，太阳正从西边一点点落下，小院笼罩在昏黄柔和的日光中。我的眼睛投向几棵果树和花草，海棠正在由青绿走向成熟，脸上挂着一片动人的绯红。秋天的月季虽不像初夏那样开得肆意妖艳，但在大多数花都已谢了的初秋，却有一种独步群芳的美。

我回屋取了一本书，坐在树下读了起来，那是狄·艾特玛托夫的《和儿子会面》，书里写道：每到秋季总有这么一段时间，天气变得一天比一天凉爽，可是在此之前，它仿佛为了表示告别，一连几天显得特别晴朗，清新。

我不由自主地笑了，此刻，我就在静静享受初秋这份清新。我一直喜欢初秋的黄昏。黄昏里，太阳虽还是灿灿的，但一点儿也不灼人，它散发的光就像流动的金色水银，洒在花草草上，洒在树木屋檐上，也洒在我手中这本书的文字上，一切都是那样静谧美好。

我眼前是一棵紫薇花树，它的花期可真长，到了初秋，还有几簇只开了一部分。据说

紫薇的花语是沉迷的爱，因其乍一看并不惊艳，但越看越让人心生欢喜，就像所有的美好东西，都自带一种深深的吸引力，令人沉醉着迷。

秋日的黄昏，童年的记忆也多是美好的。或许是黄昏的柔和感染了大人，此时放松了对孩子们的管教，黄昏就成了小孩子尽情玩耍的时刻，躲猫猫、踢毽子、跳皮筋，记忆中的这些游戏大都伴着黄昏的温柔。

秋日的黄昏还是诗人和摄影家的最爱。我至今还保留着两所大学时好友送的明信片，一张是波光粼粼的湖面上有一只展翅飞翔的大鸟，天边是与霞光共舞的夕阳，下面是两句绝美的诗：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另一张是海边日落图，远景是几棵镶了金边的椰子树和洒满金光的海平面，远景是一望无际的大海和一轮诗意的夕阳。这两张明信片一直是我心中最唯美的存在。

如今，我已年近半百，岁月虽让我改变了很多，但对秋日黄昏的那份喜爱始终如一。

父亲的蝈蝈笼

■寇俊杰

由于身体的原因，父亲55岁的时候提前从煤矿退休了。因为路远，除了简单的行李外，他回乡时带的就只有一个蝈蝈笼。那是他的一个工友送他的，他特别珍惜。

这个蝈蝈笼体积很大，做工精美，长、宽各半米，高近1米，用细竹篾扎成，涂有红绿相间的油漆，上有挂钩，下有红丝吊坠儿，看起来真像蝈蝈的摩天大楼。更为奇特的是，这么大的蝈蝈笼，并不是一个笼子，而是共9层，每层都由很多个10厘米见方的小笼子组成，至少有二十多个小笼子。有几层还是6面或8面，中间没有隔开，成了蝈蝈的超大家伙房，或者说成了蝈蝈的跑马场。无论大小，每个房间都有能够抽动的竹篾做成的门，且很隐蔽。

父亲把这个蝈蝈笼当成了宝贝。每年秋天，父亲就捉来十多只蝈蝈，有时再捉上几只蟋蟀，养在蝈蝈笼里，每天用青菜叶子、白菜帮子或南瓜花喂着。别人养蝈蝈或蟋蟀是喜欢

看它们斗架，有的还用它赌博，父亲却不这样。他从不把两只蝈蝈放进一个小笼子里，那么多小笼子，蝈蝈们有的是住的地方。

每次从地里干活儿回来，父亲都把蝈蝈笼挂在院子里的晾衣绳上，看蝈蝈在里面吃东西、蹦蹦跳跳、高声鸣叫，脸上就很高兴。特别是到了夜晚，父亲吃过晚饭就提着蝈蝈笼走到平房顶上，院子里枣树的枝杈伸到了房顶，父亲把蝈蝈笼挂在树枝上，或坐在平房边沿的矮墙上，或躺在铺在房顶的凉席上，十分陶醉。蝈蝈在枣叶的掩映下、在枣香的熏染中叫个不停，蟋蟀也不甘落后地叫着。几十只蝈蝈和蟋蟀，养尊处优，叫起来声音洪亮，吵人耳朵，父亲却听得入迷。蝈蝈和蟋蟀像是一首歌的不同声部，又像是拉歌对抗赛，它们谁也不服谁，使劲地飙高音，谁也不肯停歇。月亮升起来了，晚风吹起来了，蝈蝈和蟋蟀叫得更欢了，它们唯恐辜负这美好的时光，那叫声一直伴着父亲进入甜甜的梦乡……

红尘百味

慢食记

■特约撰稿人 王晓景

一片黄叶随风飘落在地板上，落在午后的一缕阳光里，发出了干燥的声响。这细微到几近不可闻的声响，挟着凉风，惊醒昏昏的肠胃，满脑袋里都是对食物的碎碎念。

这季节，我对肉食有种执念，不只为补上苦夏失去的斤两，还为几个月后的寒冬做个保暖的储备。三层五花肉，洗净焯水，用老冰糖炒出琥珀色的小泡泡，将肉染得红亮，然后放黄酒、八角、陈皮、丁香等调料，大火烧开转至微火……搬凳坐下翻书，待日光从窗户东边移至正中，待秋蝉嘶鸣声渐盛，待浓浓的肉食溢满小院，一锅软糯香郁的肉肉算是功德圆满。肥瘦相间的肉块耐不得筷子轻轻一戳，便缓缓释出咸香的酱汁，配烧饼、馒头、米饭、面条，都相得益彰。母亲评价说“可入味儿”，她们那代人赞美食物的词语不是“好吃”和“如何好吃”，而是“很入味儿”，就是参加村子里结婚、生子的喜宴，她们“吃桌儿”后评论厨子水平高低的词语也是人不入味儿。

为家人洗手做羹汤，炖一锅色香味俱全的肉，蒸一笼松甜香软的粗粮馒头，煲一盅味道鲜美的汤，虽程序烦琐，耗时费力，却让人感到喜悦。

邻村有个无花果园。春天时，园门口粉色的月季拱门格外醒目，大簇大簇名叫粉色龙沙宝石的藤本月季在绿色田野中营造出梦幻般的浪漫；夏天时，蓝色的朝颜花与橙红的凌霄花相互映照，安静恬淡又热烈绚烂。每次路过，我都要隔着栅栏踮脚观望，看园子里的无花果如米粒、如弹珠、如鸽蛋般一天天饱满膨胀起来，心中无限期待。园主人说，无花果在八月中旬可以采摘。其实在整个七月，我已经无数次想象过它的饱满浓烈，它的甜腻柔软，想过如何清洗切片，如何摊铺晾晒，多少用来煮粥，多少用来泡酒。

新鲜的无花果不耐储运，不像香蕉、芒果之类，六七成熟时摘下来可以催熟，它只有在树上长到九成熟以上的时候采摘才有甜味，而我愿意掰着指头数日子，等它果皮由绿转紫、等它果肉软化流蜜。

“肠满诚好事，余者皆奢侈。”生活是一个七日紧接着一个七日，不管是半日的炖肉煲汤，还是日复一日等待果子成熟，或长或短，都是光明中心怀期待的旅程。倾注时间、心思于一餐一饭、一蔬一果，才能品尝出温柔妥帖的烟火味，才能梳理清日子的乱纹理，才能明晰自身的遗憾与喜悦，才能得以精力充沛地奔赴每一天。